印象中的老城

□刘建芳

老城是一个镇的名字,在我的老家,叫老城镇。

老城位于赣州“三南”的定南县,江西广东两省交界的界河之北,一个叫莲塘的地方。

明朝嘉靖四十五年,即公元1566年,莲塘巡检司设立,并建土垣为城。当时定南县尚未设立,莲塘镇隶属赣州府龙南县高沙堡。三年后,赣州府设立定南县,莲塘镇就成为县治之地,此后历经三个朝代历时358年,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因为城内氏族纠纷争斗,殃及政府,县治迁往15公里之外的下历司镇,莲塘古城从此降格为“镇”,此后莲塘镇就成为一座老城了。老城范围东西长580米,南北长410米,呈椭圆形,面积约0.2平方公里;老城南门“丰阜门”、西门“宝成门”及两边的城墙至今还保存完整,朝东北方向开的“迎阳门”正在修复中;城内的城隍庙还在,古水井和河前街的传说和故事还在流传……

说起老城,只要是定南人,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老城于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定南人而言,实是惭愧,只能说出印象二字。这个印象,现在努力回想起来,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那时我从龙塘中学考上了定南中学,从一个叫湖江村的农村来到了县城,在全县当时唯一可以考上大学的重点中学读高中,我的心里满是兴奋和好奇。

我和一位来自老城的黄姓同学同住一个寝室。每天晚上,同学们晚自习后回到寝室,在关灯休息之前,寝室就成了最热闹的地方,而这位黄同学几乎是我们寝室最活跃、最能说的人,我第一次听说“老城”二字,就是从他的嘴里说出来的,当然我也知道了老城就是以前的定南县城。后来,我也认识了另外几位来自老城的同学,我发现他们都能说出些人和事,相比我们这些从“村”来的同学,大家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们只有听和看的份。想想也是,他们的家门口就是有几百年历史的老街,还有曾经车水马龙的圩和威武雄壮的老城门,黄同学他们也很自豪,若遇见有人问起是哪里人时,他们一定会大声地说:“我是老城的。”而当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时,我总是有些弱弱地回答:“我是湖江村的。”一个“城”字,一个“村”字,那是天壤之别。可见,人文积淀不同,人间烟火味就不一样,谈吐间的性情表现,言语间的自信流露就不同。“未见其城,先闻其声”,这些同学给我留下了对老城的第一印象,确切地说,是对老城人的第一印象:聪明、热情、有主见,对家乡老城的情怀溢于言表。

再后来,一个假日,热情好客的黄同学邀请我去他的家里玩,我终于走进了老城,回想起来那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在作为高中生的我的眼中,那时的老城只是在流淌的时光里留下的一处民居或几条街道,并无意识去发现和认识老城遗址对于今天价值的意义,那几乎就是一座快要被历史遗忘的小城。那次,我并没有窥见这座古城的全貌,我跟着同学进了这座古城的一个城门,走了一段鹅卵石路,就来到了同学的家里,吃午饭后,也没有在外面溜达,我们就回到了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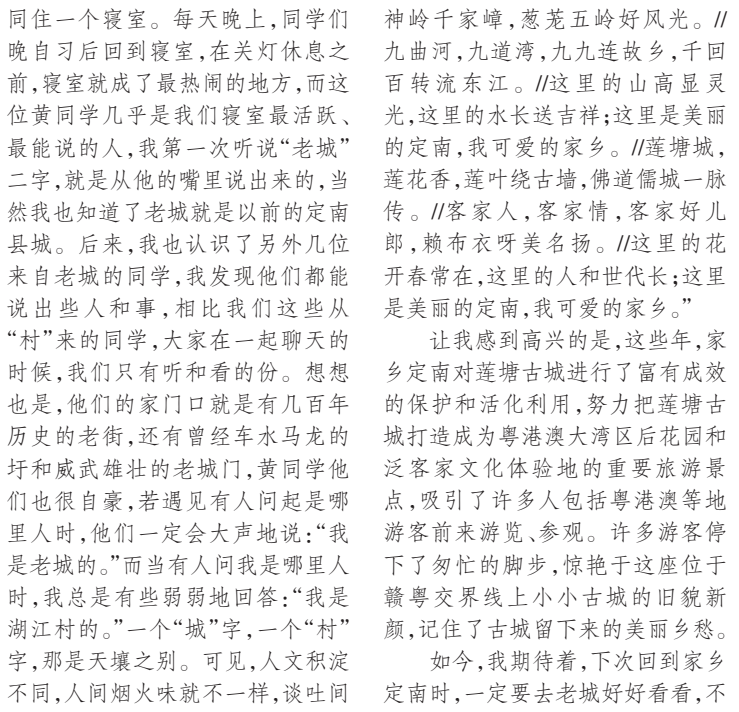
现在想起来,这位同学的家应该就在老城的中心位置。记得进城门的时候,我虽然没有仰望,但城墙的墙面,那褐色的泥土砖,我还记得,我仿佛走进了一个斑驳陆离的时光隧道;我没有走完城里的小巷,但那一段鹅卵石路,我还记得,光溜溜的,直通到同学的家里;我没有游览小城,但街道两边上了门板的店铺,一家连着一家,黑黝黝的木板,连通了整条街道,给我的记忆深刻。

小小的街道旁边,有几位老伯坐在小板凳上编织竹器,一排排竹线在他们的脚下整齐地躺着,太阳从瓦屋顶上照下来,这些竹线闪着亮光。老伯的身边堆放着一些新织的箩担、畚箕和竹扁担等,有几只鸡在街上自由觅食,也有几只小狗围着老伯跑来跑去。那天不是圩日,小城宁静,在静谧的时光里,在城墙的守护下,花开花落,春去秋来,他们在城墙下生活了几百年。这是老城给我的直观印象,尽管这印象缺乏全面和客观,但却是那么真实,那么温馨,纵使时光不能倒流,往事不可重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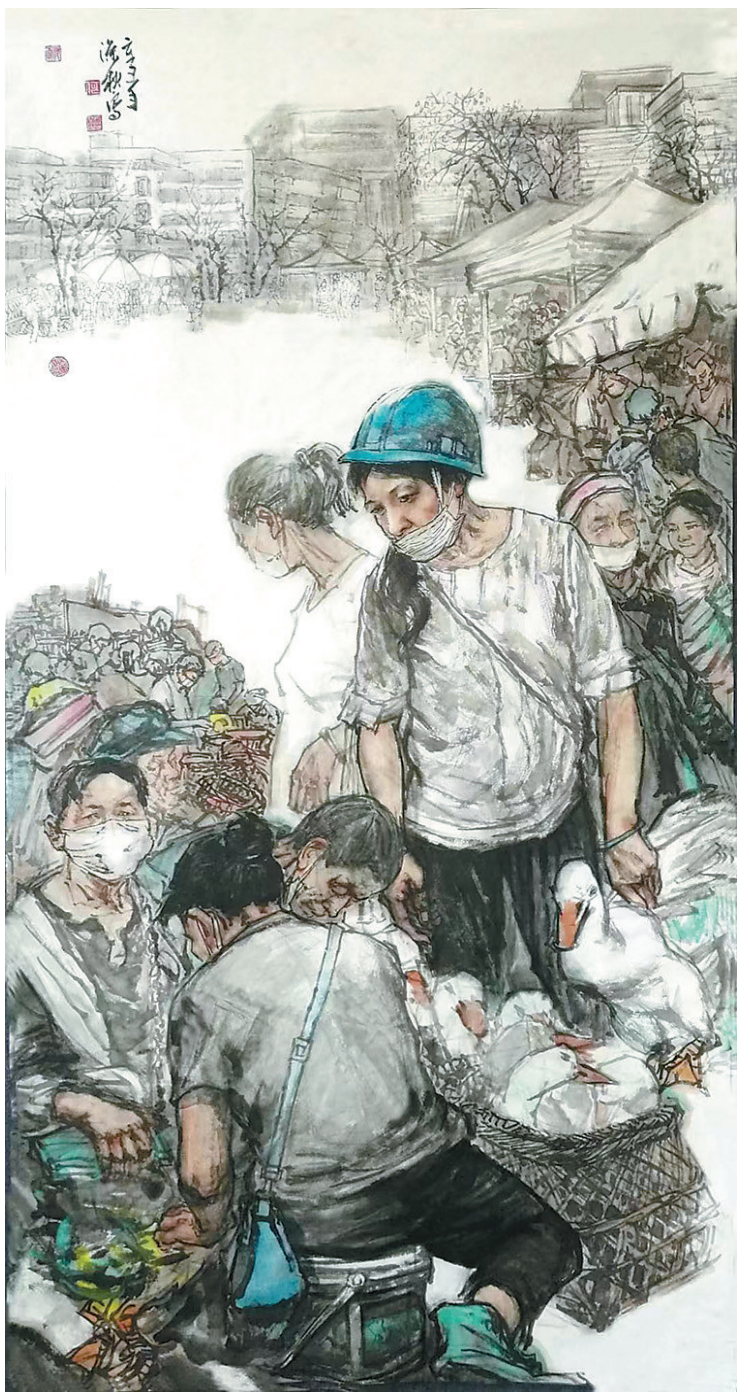
在前几年,一个机缘巧合,我创作歌词《定南,我可爱的家乡》,在构思时,我在思考该用怎样的方式,才能最好地把我的家乡定南写出来。定南地处赣粤交界五岭深处,群山连绵,山重水复,建县于1569年,至今已有450多年的历史。但史料记载,老城于1566年建“城”于莲塘镇,比定南建县还早三年,可以说,老城的历史就是定南的历史,况且,现在放眼定南全县,留下百年历史城墙的地方只有老城。城,最能见证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和文明进程,所以,老城一定要写,一定要歌唱。我把想法告诉了县里一位非常喜爱老城、在诗词创作上很有造诣的领导,得到了他的赞同和支持。就这样,一首写山、写水、写城、写人的歌曲就诞生了:“神仙岭,神仙境,神岭千家嶂,葱茏五岭好风光。//九曲河,九道湾,九九连故乡,千回百转流东江。//这里的山高显灵光,这里的水长送吉祥;这里是美丽的定南,我可爱的家乡。//莲塘城,莲花香,莲叶绕古墙,佛道儒城一脉传。//客家人,客家情,客家好儿郎,赖布衣呀美名扬。//这里的花开春常在,这里的人和世代长;这里是美丽的定南,我可爱的家乡。”

让我感到高兴的是,这些年,家乡定南对莲塘古城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保护和活化利用,努力把莲塘古城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后花园和泛客家文化体验地的重要旅游景点,吸引了许多人包括粤港澳等地游客前来游览、参观。许多游客停下了匆忙的脚步,惊艳于这座位于赣粤交界线上小小古城的旧貌新颜,记住了古城留下来的美丽乡愁。

如今,我期待着,下次回到家乡定南时,一定要去老城好好看看,不仅看看老城的高中同学,找找当年他们说起老城就眉飞色舞的感觉,认清当年我进去的哪个城门;还要看看莲塘,闻闻莲香,绕绕古城,唱唱《定南,我可爱的家乡》;更要用心地去感受定南这座古城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把印象变成深刻的印迹,变成深情的眷恋和热爱。



晨曦 汤清 摄



劳动者的假日 何志华 作

赏画:何志华创作《劳动者的假日》,灵感来源于赣州市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目睹工地上许多外来进城务工人员忘我工作,他们操着不同的口音,顶着酷暑,挥汗如雨,节假日也不回家,不休息。作者被他们的奉献精神所感动,用画笔记录下他们的点滴生活,以表达对劳动者的敬意。 (章美)

方塔情思

□文瑞

上海松江,熙熙攘攘的闹市中,有一隅静土,名方塔园,一座方塔像巨人般高耸在园地中央。

我曾走近许许多多的古塔,这些古塔大多为圆形,间或有六角形或八角形,以方形呈现的并不多见。是故,因袭唐代砖塔形制的松江方塔,一入眼帘,我便被它所震撼——方正、端庄,稳若泰山、静若处子,一派安详意味、一副庄严模样。

塔下有一条古老的河流。河面不宽,但历史悠远,自大唐挖掘而成,流淌至今已一千多年。彼时,河从城池中心穿过,河中舟来船往,两岸商铺林立,河名“古市河”。到了南宋时期,有人用巨大的圆木作桩,撑起一块块武康石板,搭起了一座木肋石板桥。行人过桥时,蓦然发现对面高高的方塔尖顶上有仙鹤筑巢飞还,于是就有了充满诗情画意的桥名“望仙桥”,古市河也因此更名为“望仙河”。宋代诗人许尚有诗《华亭百咏·望仙桥》,赞曰:“鹤驾乘风去,千年竟不归。石梁凭望处,空复白云飞。”有趣的是,望仙桥的建成竟将方塔与古市河的风流融为一体。遥望方塔,望仙桥是为最佳仰望点——于望仙桥上,守到黄昏前夕,可见方塔倒影入水,此时会发现,以方塔的飞檐翘角为中心,左右上下皆呈对称状,在柔和的光线中方塔呈现出和谐极致的美感。

塔前有一堵巨大的古照壁,乃明代松江府城隍庙门前遗存下来的屏风墙,据说是当今国内留存最古老、最精致、最完整的大型砖雕艺术作品之一。绕过照壁,方塔临面而立。举目仰望,方塔巍巍,仪态大方,气势凛然。此情此景,我的心中迅即奔涌出超然、淡远、静穆、邈古这样一些词语。自然,高大巍峨的建筑本就有恢宏感,但松江方塔却远不止于形状的壮伟,它的周身隐然洋溢着动人心魄的气韵,那方正的躯体,骨节分明,仿佛有一股浩然之气在静静地释放。

显然,我被方塔的这股浩然正气激奋了。于方塔之下,我情不自禁,思接千载。我想起孟子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想起南谪路上行走至梅关前发出“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的苏轼、在汀州慷慨就义前向刽子手坦然说“此地甚好,开枪吧”的瞿秋白……方塔形正,人亦如此。方正之人,正直正派,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绝不苟且偷生,绝不丧失良知。

其实,方塔的浩然正气不仅激奋了我,更濡染了松江人。在方塔园,我注意到园内植满了高洁的松和彰显节气的竹,其中竖立着一些瘦骨嶙峋状的太湖石,还写有诸多清官、廉官的感人故事。这些景物、人物与园中央的方塔相互映衬,巧妙地营造出清正廉洁的文化氛围。尤其是借用照壁中明洪武年间官府倡导反贪而出现的“犭贪”字,大做文章,建成的贪欲警示砖刻照壁、厉廉堂、廉政文化走廊、养德轩、反腐倡廉警示教育馆,让走入方塔园的每一个人都接受一次灵魂上的洗礼。徜徉其中,我想方塔的魅力不仅来自建筑本身,还来自其释放的文化价值——让人在品味塔的方正的意义的同时,体味勤政廉政、做人处事的真谛,从而时时提醒自身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记得我去方塔园的那天,正是晴日,方塔在暖阳下愈显素淡。时值寒冬,北风吹拂,竹梢摇曳,松涛轻吟,方塔翘檐下悬挂着的一枚枚风铃也随之清脆作响,宛若古乐起奏,予人以惊鸿一瞥之美好遐想。

方塔巍巍,河水依依。方塔似一位默然沉思的哲人,更似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自北宋以来,它目睹岁月走来荡去近千年,它的每一窗口都是天空与时空的最佳瞭望口,它的每一砖石都蓄满了松江古邑动人的传说。岁月流逝,千年一瞬。我想象,方塔必然见过张弼在任南安知府后带回家乡的那块蘑菇状的“廉石”,必然听过陆从平坚守节操拒收寿礼的故事,必然见过孙衍“勤以补拙,俭以养廉,慎以补过,惠以得民”的自勉诗,也必然听过钱福“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的《明日歌》……

终于,离开方塔。何必让凡俗去喧扰这方塔的安详与宁静呢?让它去沉思、去结出更多的哲思之果吧。

倾听大地的心跳

□刘润发

比起大自然的神奇,人类几乎没有秘密。

从恩施回来,突然就生出这么种感觉。

恩施的出圈,应该归功于大峡谷的发现。20年前,在恩施的崇山峻岭中,中法联合探险队发现了这条美得令人窒息的大峡谷,并将之命名为“恩施大峡谷”。从此,这条“世界地质奇观,东方科罗拉多”的绝美峡谷享誉海内外,并赢得了“喀斯特地形地貌天然博物馆”称号。大峡谷名不虚传,峡谷内绝壁悬崖、流水飞瀑、孤峰千仞、怪石嶙峋、天坑地缝、暗河伏流、老树遒劲、古木盘虬、青苔茸茸、藤蔓垂缠……

但我更偏爱地心谷。

形成于2.5亿年前的地心谷,属于典型的高山喀斯特岩溶嶂谷地貌。像百慕大三角、三星堆文明、金字塔及狮身人面像、美国死亡谷、巴比伦空中花园等诸多处于北纬30度的世界奇观一样,地心谷岩溶嶂谷幽长,亦属举世罕见。不仅岩溶嶂谷神奇莫测,1970年,在地心谷所处的恩施建始县高坪镇,还发现了我国最早的古人类遗址之一——距今195万–215万年前的“建始直立人遗址”。“建始直立人”的发现,不仅证明中国是非洲之外,最有可能找到破解人类早期进化历程答案的关键地区,同时还证明,人类的进化不是单一支系的“一元论”,而是多元演化的结果。

在幽长峡谷形成之前,这里最初蛰伏着一条暗河。数以亿年暗河冲蚀、切割,地壳运动拉张、挤压,最终造就了今天这道罕见的天堑。突然想起余秀华《摇摇晃晃的人间》中的一句诗,“如同河流,在最深的夜里也知道明天的去向”。这条叫石门河的暗流,似乎也像诗中的那条河,即便陷进无边的至暗,也不甘沉默,数亿年如一日,挣扎着身体,夜以继日寻找着明天的方向,最终挣脱束缚、得见天日,在自己塑造的峡谷和丛林间中跳跃腾挪、载歌载舞。而人类的加入,更赋予自然以人文的灵性。比如这石门峡谷,因形赋意,今天被创意地称作了“地心谷”——“地心锁千古,峡谷藏万象”,可谓妙解。

山苍水泱、云岚飘飘。进入峡谷的路,是凿在半壁悬崖上的栈道。栈道纡折,如一条匍匐于绝壁的游龙。行走栈道,亦如悬在半空。仰头,壁立万仞,俯首,峡谷千寻。站在栈道上眺望,石门河若隐若现,在绿色葱茏的峡谷间左缠右绕。山岩沉默、峭壁冷峻,好在有一条虽然狂野桀骜却不乏机敏灵动的深谷激流,让亿万年的岩溶嶂谷多了一份柔软。不过,这岩嶂也并非总是冷眼相向,经过岁月的淘洗,有的似乎已经被点化,变身为深沉的“巨猿”、冷峻的“山神”、展翅的“雄鹰”……那种神似,让人心生欢喜。

栈道开始往下折转,两岸峭壁也渐渐往谷底聚拢。在高处,它们只能相望,彼此无法逾越的距离,留给了阳光、空气、雨露……于是才有了峡谷的遍地芳华。道路越来越窄,抬头仰望,峡谷之上,恍若石破天惊崩开一线天,犹如创世之始混沌初开。阳光仿佛被飞瀑挟持,从一线天狂泻而下,打湿了衣衫,晴朗了心情,溅起阵阵快意的惊叫。

激流万古奔腾,不辞昼夜,造就了峡谷形态各异的奇石,瘦石坚毅、怪石峥嵘……让人尤为惊叹的是,河流两岸的岩壁,层层叠叠,井然有序,仿佛经过能工巧匠精心码放。奇岩垒叠,像一堵巍峨的石墙,又像是收藏了万卷石书的巨型图书馆,令人不由叹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很多人把地心谷比喻成被撕裂的“大地伤痕”,把滔滔石门河水比喻为因伤痛而日夜奔涌的泪水,我则不以为然,任何坚持都值得尊重。石门河在幽邃的狭缝中凌厉穿行,是在奔赴一场盛大的遇见——叩开地心之门,直抵深谷地心。终于,石门河终于抵达一路心心念念的幽谷——洗心潭。沧渊如心,水花翻腾,声如轰鸣,惊天撼地。这是大地深处的澎湃,是强劲生命的搏动,是几亿年来未曾衰竭的大地心跳……与其说石门河是一条河,不如说是一根强健的血管,为地心源源不断输送着新鲜血液,又经过地心将血液输出……于是,地心谷才有这般生气与活力。

亘古地心谷,是自然赐予人类通往大地深处的一条密径,从这里进入,我们得以追寻大地母亲远古的芳容……走出地心谷回望,但见云渊两极,辽阔深邃、神奇幽秘,似乎此刻才真正理解“地心藏万象”的意境,不由双手合掌,以虔诚之心,膜拜大地、礼敬万物!

桃园的守望者

□邓素芳

小暑前后,老家的桃子熟了。

透过烟雾缭绕的后窗,可以看到老爹在果园弓背忙碌的背影。老爹是爸爸的大伯,每年暑假,我们一大家子兄弟姐妹总会到老爹家摘桃吃。现在有了孩子,便带上孩子一起到这片土地体验桃园之乐。

老爹今年七十多岁,身体非常健康,除了长期弯腰打理桃园,导致有点驼背外,挑着扁担装满肥料翻山越岭都不在话下。种桃是件麻烦事,先种小苗,然后浇水,在桃树生长期间需要施肥,对于一些疯长的枝条要进行修剪,控制枝条生长势头保证枝干可以茁壮成长……老爹一天天待在果园里,不是施肥就是除草。我们总是劝老爹多休息,不用去得太勤,老爹听了摇摇头,笑嘻嘻地对我们说:“既然种了就要种好,莫辜负这块土地。你们忙,平时回来少,桃甜,你们回来也高兴。”原来,老爹勤勤恳恳打理桃园,竟是为了等我们回家。

春末夏初,其它桃园都杂草丛生,老爹家的桃园却干干净净,偶尔有一两个桃子掉下来,被鸡鸭啄食,也很快被老爹收拾干净。

到了摘桃季节,老爹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为了能让大伙吃上新鲜的桃,老爹每天凌晨三四点起床,简单洗漱后就直奔桃园,开始摘桃。这个时候桃子经过了一晚的冷却,变得更有精气神儿了,一个个圆鼓鼓的,香气也扑鼻而来,让人直流口水。老爹弓着背,左手扶着桃枝,右手轻轻一扯,将桃子摘下,再弯腰把桃子装入桶里。他不时向左右扩展,向前挪动着身子。他的头发变得湿漉漉的,黄豆般的汗水顺着黝黑的脸往下滴,一直流进衣服里面。

老爹摘完桃子,挑出最靓的果留给我们吃,接着又马不停蹄地到离家最近的农贸市场上卖桃。市场上满是卖桃的吆喝声,来个客人,老爹就热情地介绍自家的桃子,本来就没开高价,遇上买得多的客人还打折扣。平时沉默少语的老爹,在卖桃的二十多天里,讲的话比一年其他时候加起来还多。

这样下来,摘的桃是卖完了,人也憔悴了。老婶心疼地说:“你就把桃子直接批发给桃贩子吧,少赚点就少赚点,自个儿的身子要紧。”老爹听后生气地说:“你哪懂,每一个桃子都是我的好孩子,都是我看着长大的,没有一个次的,到了桃贩子手上,又会左挑鼻子右挑眼,把价格压得太低,还不如我自个儿卖去,能多赚一点是一点。孩子们的生活都不容易,我们要靠劳动养自己,不给孩子造成负担。”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老爹一直在桃园中忙碌着。他扎根在脚下这块土地,守望着桃园,守望着他的子孙。也许,没有人懂得,他心中的全部柔情。

晚霞在桃树上徘徊,我仿佛又看到老爹荷着锄,驼着背,在落日余晖里蹒跚而归……